

大眾劇選

編輯尤 · 輯一



川谷

大衆劇選

第一輯
附舞台設計

尤兢編著

抗戰戲劇叢刊
大眾劇選·第一輯

編著者 尤兢

發行人 上海雜誌公司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長沙東長街
廣州漢民北路
梧州大中路
武昌胡林翼路
宜昌二馬路
重慶售珠市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昆明西華路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初版：三〇〇〇冊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再版：三〇〇〇冊

實價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寄費）

前言

憑着編輯雜誌而他的興趣和主力又不在戲劇方面的友人時，往往會在相在問好戲坐定之後，給我看幾封內地讀者給他的信，或者作類乎這樣的對話：

——請你介紹幾個劇本……

——怎麼樣的劇本？

——不拘怎麼樣的，呃，不過要有救亡意義，又比較容易演的……

——演？

——是的，內地讀者來信要介紹幾個劇本給他們組織的劇團排演，說是太大，太難的，他們人力、財力不夠，沒有救亡意義的呢，又說是不願意演……你，這方面比較熟悉點，因此……

！在這「因此」之下，就得把記憶中的許多劇本的題名，內容概要，甚至人物多少，佈景繁簡，刊載的地方等等，像作考試答題似的在腦中捉摸一番，有隨即說或寫出一個劇名來繳了介紹的卷的時候，也有一時竟交着白卷，說讓我回去想一想或問問別人，而這「回去」又往往會被別的事情耽誤，甚致就忘掉了。當時說或寫了出來答復了的呢，過些時候也又再來信訴苦的，比如說他們那地方買不到刊載那個劇本的雜誌，或者時間過得太久了那個刊物無從補起，這樣的介紹，非但是落了空，倒會因此而耽誤了他們的演期的。

忘掉和無補于實際的落空的介紹，給于內地演劇愛好者的是失望，自己想起時是一種內疚。

在上海雜誌公司編譯部服務的金則人先生和君羊兄在這種同感下，打算出版一個劇本集子來提供給內地演劇愛好者一些選劇的資料，同時在每個劇本的前後，附着編譯計劃和原則的導演說明之類的文字，作為參考。自然，這僅是備參考而已。

這項的責任交給我時，我是欣然地藉補內疚地答應了的。選的範圍是「大眾」這是根據了多數內地演劇者的要求和意向，所謂容易演而又有救亡意義的。這種隨着各地救亡運動的高漲，戲劇藝術大大地發揮着她的作用的當前，謹以這冊選輯獻給內地的救亡演劇的同志們！

——尤 兢

大眾劇選 第一集

目錄

放下你的鞭子……………一羣戲劇家作(一)

演出說明……………(一八)

新編九一八小調……………(二〇)

義勇軍進行曲……………(二一)

打回老家去……………(二三)

號角……………田漢作(二五)

排演說明……………(三九)

揚子江的暴風雨.....田漢作(四一)

排演說明.....(六〇)

打磚歌.....(六一)

打樁歌.....(六二)

碼頭工人.....(六三)

前進歌.....(六五)

大風雨之夕.....白塵(六七)

排演說明.....(一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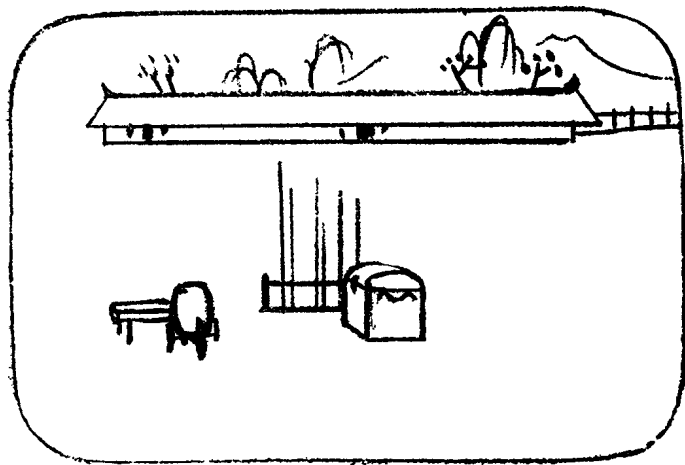
平步登天.....宋之的(一一九)

鹹魚主義.....洪深(一四五)

排演說明.....(一九八)

子鞭的你下放

作家劇戲羣一



魏曼飛畫

「放下你的鞭子！」（獨幕劇）

人物：

齊藝漢——五六十歲。

香姐——十七八歲。

青年工人——二十左右。

小夥計——十四五歲。

觀眾甲、乙。

其他觀眾。

時間：

下午五點以後。

地點：

郊外廣場或舞台。

開幕時鑼鼓聲震天，賣藝漢在中央敲鑼，小夥計敲鼓，香姐站在一邊，一會兒鑼鼓聲停，賣藝漢說江湖白：

小小刀兒轉圓圓，（敲一下鑼鼓，以下每句說完時均同此）
五湖四海皆朋友，

南邊收了南邊去，

北邊收了北邊遊。

南北兩邊皆不收，

黃河兩岸度春秋。

不是咱家誇海口，

賽過鄉間兩條牛。

光說不練，（小夥計應：——嘴把戲。）

光練不說，（小夥計應：——傻把戲。）

說着練着，（小夥計應：——真把戲。）

夥計打傢伙。（鑼鼓聲一片。）

漢子

開了場子，就叫我這姑娘來唱隻小調吧。我的姑娘是我去年從蘇州買來的，長的標緻，穿得漂亮，手能耍十八套武藝，嘴能唱南腔北調。現在先叫她來唱一個吧！

漢子

(高聲) 香姑娘! (女應) 過來過來來, 唱一隻小調兒, 讓幫場子的老爺先生們開開心腔兒, 嗯——唱個什麼呢? 吧——唱隻新派的小調「毛毛雨」吧, 我來拉琴。

(香姐唱完一曲, 觀眾叫好聲不絕。)

不算好, 不算好, 好的還在後面呢。我姑娘聰明伶俐, 自從把她帶到了上海來以後, 她馬上把這些新派的小調什麼「毛毛雨」呀, 「妹妹我愛你」呀, 都學得頂括括的了。不, 話又得說回來了, 如今正是國難當頭, 還儘唱這些個怪肉麻的調調兒, 真有些不對勁兒。現在咱們大中華民國給東洋小子欺侮得可憐, 老百姓又逼得連一句氣話都不給講。咱們雖然是走江湖的, 可總也有一點兒愛國的心眼兒, 除非他奶奶的小舅子昧了天良去當漢奸。所以我就把親眼看見的事情編隻小調來唱唱, 叫做「九一八」小調聽得懂, 容易學, 希望老爺先生小哥兒小娘兒們把這些小調兒放在嘴邊上, 沒事就拿出來唱唱也算咱們把東洋鬼子欺侮我們的種種是記在心頭上的。好了, 閒話少說, 唱起來吧! (漢子再拉完過門, 女不接着唱, 故作不

理款。唱呀！怎麼忘了嗎？好，從頭來，從頭來。（漢子再拉過門，女仍不唱。）唱呀，幹嗎不唱？女

轉過頭去，漢子如有所悟，向觀衆。）哦，我知道了。這俏頭呀皮得很，又想買點花呀，小手巾

兒呀，打扮打扮，嗯，敢請老爺先生們先賞幾個子兒吧。（觀衆擲錢。）謝謝。（作揖，小夥計幫

忙拾錢作揖。）謝謝。東邊先生們來十個子兒吧。（東邊觀衆擲錢。）還有三個，三個。（東邊

觀衆擲錢。）西邊先生們也來十個子兒吧。（西邊觀衆擲錢。）還有四個，二個，一個。多謝

多謝。（向香姐。）香姑娘呀，瞧，老爺先生們多夠捧你的場子呀，錢不少啦，唱吧！（漢子拉

九一八小調。）

香姐（唱。）高粱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唱完二段，唱第三段高音時忽然咳嗽，

觀衆騷動。）

甲 嗓子不夠，怎麼沒唱完就停了？

乙 走吧，騙錢的玩意兒，沒有什麼好看。（觀衆紛紛欲走。）

漢子 諸位，別走別走，看得好，多捨幾個子兒；看得不好，老腿站穩，有錢的幫錢場，沒錢的

幫人場。古話說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大家都得幫點兒忙呀！這丫頭唱得不好，是的，唱得不好，咱們就讓她來個別的玩意兒吧，包管諸位先生滿意。（裝作滑稽的樣子向香姐）香姑娘呀！剛在唱得好好的，怎麼斷了氣了呢！

香姐

（少頓，故作嬌態）瞎說，人斷了氣還能做玩意兒嗎！提不起勁兒來呀！

漢子

（向觀眾）諸位聽見麼？我大姑娘說：（裏腔）「提不起勁兒來呀！」哈哈，這算什麼話？怕老爺先生們不賞錢嗎！姑娘，咱們要飯吃，老爺先生們要看戲，做得不好，掙不到錢，來來現在也別唱啦，來幾個鷄子翻身的把戲，老爺先生們討一個情。（漢子在一邊打鑼，香姐勉強支起身體，一轉身，倒在地上。漢子暴躁，持鞭子走向女，一下。）來呀！（女無聲，漢子連續用鞭子抽打，觀眾忿忿不平。）

甲

他媽的，手段真辣！

齊王

豈有此理！

漢子

（少頓，睜視）來呀！（又一鞭）

青工 鞭子放下來！（挺身欲前，爲左右兩人所阻。）

漢子 請你少管閒事。（怒）

青工 我偏要管！（躍上台）快放下！

漢子 是我的姑娘，用不着誰來管。

青工 我們都是一樣窮苦的人，用不着誰來欺侮誰。

漢子 在這世界上，誰能養活她，誰就有權利使用她，朋友，你年紀輕輕，還不懂得這個道理哩！

青工 這是你拿鞭子打人的道理嗎？在這世界上不應該有這種人吃人的道理！

漢子 什麼？「不應該，」「人吃人，」我可顧不到這許多。（漢子又舉鞭子欲打。）

青工 放下你的鞭子！

漢子 辦不到。（觀眾亂叫「打呀，打這不講理的老頭子！」）

青工 我偏要你辦到。

(兩人扭在一起，打了起來，鞭子掉在地上，青工又住漢子的喉，推倒在水箱上。觀眾叫好。)

青工 你說，你還敢用鞭子打人麼？

甲 叫他說，再敢用鞭子打他的姑娘麼？

(漢子不應，直瞪着兩眼發癡，驚泣着的香姐走近青工。)

香姐 好先生，請你放了他吧！

青工 這畜生，我非教訓他一頓不可。

香姐 請放了他吧，這不是他的錯。

青工 不是他的錯！這樣狠毒的用鞭子打你！

香姐 (聽傷) 是的。

青工 他把你當作畜生看待，你還替他說好話。

香姐 不是說好話。

青工 (放開手) 這怎麼講？姑娘，我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可以讓我們探聽一個仔細麼？

(帶憤) 他爲了要掙錢，把你買了來。

香姐 不，他是我的爸爸。

青工 是你的爸爸？怪了，世界上那有這樣狠毒的爸爸，用鞭子打他的女兒。

香姐 這是我可以原諒他的。

青工 你可以原諒他？爲什麼？

香姐 他也是沒有法子呀！肚子逼着他這樣幹的。

青工 肚子逼着他這樣幹的？

香姐 是的，咱們有兩整天沒有吃一個飽啦。

青工 爲着肚子餓，就鞭打自己的女兒，這不是人幹的。

香姐 先生呀！沒有挨過餓的人，是任怎麼樣也不會懂得挨餓是怎麼一會事的。你知道，餓得荒的當兒，那種瘋也似的心情哪！

青工 唔。